

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世界征服者史 下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Ata-Malik Juvaini

[伊朗] 志费尼 著 (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订

世界征服者史

西方文库·学术译丛

世界征服者史下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Ata-Malik Juvaini

[伊朗]志费尼 著（据波伊勒英译本翻译）

何高济 译 翁独健 校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目 景

第十一章 已故的算端摩诃末一生中余下的大事和他的事业的危难	(297)
第十二章 算端摩诃末和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阿布勒-	
阿拔斯·阿合马之间反目的原因	(323)
第十三章 众算端之算端的覆灭及其覆灭的原因	(325)
第十四章 算端扎兰丁	(328)
第十五章 他在印度的历险	(341)
第十六章 算端扎兰丁之进攻八吉打	(349)
第十七章 扎兰丁和谷儿只人以及谷儿只人的覆灭	(353)
第十八章 算端返回谷儿只	(364)
第十九章 算端进攻阿黑刺忒及该城的陷落	(368)
第二十章 算端出师和鲁木的算端打仗	(373)
第二十一章 雅明灭里和阿格刺黑以及他们的下场	(383)
第二十二章 算端的母亲秃儿罕哈敦	(387)
第二十三章 算端该牙思丁	(390)
第二十四章 算端鲁克那丁	(395)
第二十五章 八刺黑和起儿漫地的征服	(397)
第二十六章 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祃模答而的治理	(401)
第二十七章 诺撒耳	(406)
第二十八章 阔儿吉思	(407)
第二十九章 阔儿吉思抵呼罗珊和他后来的遭遇	(416)
第三十章 异密阿儿浑	(420)
第三十一章 异密阿儿浑赴大忽邻勒塔	(426)
第三十二章 花刺子模的舍里甫丁	(434)

第三部

颂词	(455)
序言	(456)
第一章 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帖尼别吉	(457)
第二章 八赤蛮及其灭亡	(461)
第三章 七大洲的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 奴失儿汪的正义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463)
第四章 登上帝国宝座后世界皇帝蒙哥可汗陛下的德行一例	(504)
第五章 国之大臣	(506)
第六章 世界王子旭烈兀出征西方诸国	(508)
第七章 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	(517)
第八章 对亦思马因人即巴特尼人教义的说明,以及该教派的历史	(535)
第九章 对假麻合底的声明	(550)
第十章 扎希耳之子穆思坦昔儿的登基	(552)
第十一章 对这些事件及其原因的叙述	(555)
第十二章 哈散萨巴和他的革新以及他们称为“新宣传”的异端宣传	(557)
第十三章 布祖尔格乌迷德之子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散的出世	(573)
第十四章 鲁坤丁·忽儿沙在他父亲死后的经历	(591)
第十五章 鲁坤丁下山后诸堡的情况	(595)
第十六章 鲁坤丁的命运和那支人的灭亡	(599)
蒙古诸王世系表	(601)
译名对照表	(604)
索引	(679)

第十一章 已故的算端摩诃末一生中余下的大事和他的事业的危难

362

当吉祥福星〔的统治〕转为祸害灾星^①〔的统治〕时,那么一个人的幸福太阳,它从前一向从喜庆东方的天际露头,这时就接近绝望的堕落和逆运的西方,同时凶兆的尾点变成了他的苦难的起因^②。而尽管他富有极其明晰的智力、非常英明的果断,并有着一辈子和人打交道的经验,然而他做的每一个打算,他干的每一桩事,都成为灾祸的根源,是使他的思想和精神混乱的原因。另一方面,他期待的件件美事总出现毛病和差错,乃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从观察吉星^③之祥中他却受到凶星^④的不祥影响,他的常如月亮照临黑暗海洋的睿智之光隐没于惊异帷幕后的漆黑罗网,消失在惶惑的迷雾中,他的愿望的燧石迸射不出火花,在他那里解救乏术,他看不见正道导向的目标,疏忽的面纱遮蔽了他的心和目,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除使他的事情遭受挫折外,一无所得。全能的真主曾说:“当真主想降祸于人时,没有人能逃脱它,他们也得不到真主以外的任何保护。”^⑤

363

当真主想使某人遭殃时,
哪怕他天生具有聪明才智、顽强毅力和各种本领,
他用这些来对抗命运用讨厌手段所施予他的种种祸害,
真主仍使他变得无知,弄瞎他的眼睛,

① jirm-i-qati':招致死亡的行星。欧洲占星家的 Anareta(a 'vatpe'rns 的一个讹误)即 Abscisor。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诺根保尔(O. Neugebauer)教授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肯尼迪(E. S. Kennedy)教授好意地校对过我的这段和其他两段占星学的文字(374~375页,567~568页)。

② ra's:直译是“头”,即“头点”。头和尾点是 caput draconis 和 cauda draconis,在那里月亮的轨道和太阳的轨道相交——太阳和月亮二者都接近这样一个点,只有在这时,一次食才有可能发生。

③ 木星和金星。

④ 土星和火星。

⑤ 《古兰经》,第 xiii 章,第 12 节。

像拔一根头发那样拔掉他身上的智慧，
迄至真主对他的判决已经实现时，
为了他能够受到警告，真主让他重获智力^①。

因此，仁慈和善良的朋友，倘若你怀疑和不相信这些叙述，不信古人的故事——

倘若你不相信我，那么伸出你的手，

并抓住这个明显譬喻的要领，用信赖的目光去观察这个事件，用明智之耳去倾听这个故事，以有经验之口从这锅怪事中品尝一下滋味，以赞许之鼻去嗅一下这个鉴戒的芬香！现在已故算端摩诃末（愿真主昭示他的典例，让他居住在主的花园中！）一生的经历和过程中，这些引喻得到了说明，这些奥妙和秘密得到了揭露。因为，只要伛偻的苍穹、昧心的星空、卑贱的轮回、变幻的世界和不仁的老天仍然顺从他的命令和愿望，那用不着他这方面费什么劲儿和努力，所有幸运的奇事就前去迎接他的野心的前锋，同时福神的代表去欢迎主力军和两翼。他无须致力于功业，而他的日盛洪福，以他严惩之威势，就向敌人和叛逆之心发动夜袭。他军队的将领和统帅是始终觉醒的卫星，而他的卫队和探子是真主的守卫。中军和右翼包括天使，左翼则由神兵福将组成。他的御伞由天命和福运合制，他的旗帜因凯旋和胜利之助而升起，成功之笔用神助之墨在其边上写了以下的话：“真主相助，神速征服！”

364

在南方是成功，在北方是胜利；
老天在马镫旁，命运在缰绳下。

但当他时运逆转，灾难的逆风扑灭了幸福火花时，成功的水就为失意的尘土所污染，他的深谋远虑的向导避开了正义之道，从公正的驿站迷途。一个往

^① 你沙不儿的长官阿不扎法儿·穆罕默德·本·阿不答刺·本·亦思马因·密迦里(Abu-Ja'far Muhammad b. 'Abdallah b. Isma'il-Mikali)。赛阿利比引用在《雅特马答儿》中，也为乌特比所引用。（穆·可。）

后事件的初期迹象和未来变故的先兆是，在……^①年他出兵和平城（愿它继续繁荣！）。^② 在那时，哈里发朝之袍由大教主纳速儿·里丁·阿拉^③来美饰，他们之间怀有恶感，其原因之一是，当扎兰丁·哈散^④（Jalal-ad-Din Hasan）皈依伊斯兰教并派一名沙比耳^⑤（sabil）去朝圣时，这个哈里发把他的旗子和沙比耳排在算端的旗子和沙比耳前，轻蔑地对待后者的代表。其他的事故也发生了，因此算端摩诃末深为动怒，就从他国内的伊祃木那里取得内容如下的法特瓦：阿拔斯人无权继承哈里发之位，该称号是属于忽辛一支的赛夷的，而凡是有力量这样做的人都有责任去纠正错误。再者，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在为捍卫全能真主而进行的圣战中退缩不前，同时，尽管拥有对此的资力，却没有保卫住边境，消灭邪教异端，并把异教徒召向正教，这对属下一切人说，是义务更是职责。因此已放松了这一基础——它是伊斯兰的主要基础。拿这个理由作为他的借口，他选定一个大赛夷——忒耳迷的阿刺木勒克（'Ala-al-Mulk）去当哈里发，然后他出兵去实现这个打算。

抵达答木罕时，他获悉阿塔毕撒德^⑥（Sa'd）想攫取伊刺克的国土，已接近刺夷。算端率一队武士驰往，行军有若电掣的急先锋。他在海里-亦-布祖儿格^⑦（Khail-i-Buzurg）遇上了那个阿塔毕，后者在那里与伊刺克军一起。一交锋，伊刺克军就溃逃。阿塔毕撒德被生俘，算端想把他处死，但他求救于佐赞的篾力克，打通后者去替他调解；于是应这个篾力克的请求，算端饶了他的命。他把他

^① 在大多数抄本中均为一空白。据伊本额梯儿和讷萨怖，正确的日期是 614/1217—1218。（穆可。）

^② 明显的写于阿拔斯哈里发朝覆灭之前。

^③ 1180—1225。

^④ 即阿刺模忒的亦思马因君主哈散三世（Hasan III, 1210—1221），关于他，见后，581～585 页，同见荷治松：《阿杀辛教派》，217～225 页。

^⑤ 明显的为一支朝圣的旅队。（穆可。）

^⑥ 法儿思的撒勒格儿朝（Salgharid, 1195—1226）。

^⑦ 据牙忽惕，海里-亦-布祖儿格是在刺夷和可疾云之间的一个小城和县：它尽管更接近后者，却被称为前者的属邑。（穆可。）同见奥达斯译讷萨怖，25 页，在那里，这个名字被误拼为 Djebel-Bourzouk。

的长子阿塔毕章吉^①(Zangi)作为一名人质交给算端，还把亦思替黑儿^②(Istakhr)和阿失迦纳汪^③(Ashkanavan)两座城堡以及法儿思三分之二的赋税交给
他；由此他获允归家。当他到达亦思替黑儿堡前，阿塔毕阿不别克儿在得知和
约条款后出兵跟他打仗。父和子相互刺杀，阿塔毕撒德俘虏了他的儿子，然后
履行他作出的约定和他接受的条件。^④

366

在同一时间，也觊觎伊刺克国土的阿塔毕斡思别从阿哲儿拜占进入哈马
丹^⑤，但在算端军队到达时逃走了。他们打算追击他，可是算端说一年内俘虏两
个国王是不吉利的，叫他们任他逃走。在安全回到阿哲儿拜占后，他以算端之
名铸造钱币和诵读忽惕巴，遣使赍礼物和贡品进献算端。

算端从哈马丹向八吉打进发。他抵达阿萨达巴德时适值仲秋。答亦^⑥
(Dai)的前锋进行袭击，用他们倾若矢雨的雪制刀剑砍杀。在那天晚上，算端的
军队目击世界的末日，因胸甲挡不住风寒枪矛，他们尝到战合列儿^⑦(zamharir)
的恐怖。很多人在雪中丧生，没有留下哪怕一丝野兽的形迹，以此在天命的手
中仅剩下悔恨和痛惜：“因为真主的军队是天兵和地祇：而真主是大智、大觉。”^⑧

367

① 兰浦尔的《回教王朝》及费保尔的《伊斯兰史年表和帝王世系表》都没有提到。

② 我采用C本、E本和G本的Istakhr(这个名字的一般拼法)来代替原文中的Istarkh。亦思替黑儿的城堡也叫作亦思替黑儿-牙儿(Istakhr-Yār),“亦思替黑儿的朋友”。这座城堡和另两座城堡——阿失迦纳汪堡(见后注)和哈刺-依-失迦思塔(Qal'a-yi-Shikasta)，即“破损的堡垒”，坐落在亦思替黑儿城——一个萨珊朝的基址，在穆斯林征服时是法儿思的大城之一——西北的山上。它位于普瓦尔河(Pulvar)在进入马鲁-达希提(Marv-Dasht)前经过的一条狭窄谷口中，因此在百泄波里斯(Persepolis)的大阿契米尼台殿以北不远。见雷斯特朗治《东哈里发的国土》，275~276页。对亦思替黑儿堡的描述，见雷斯特朗治译韩达刺，131页。

③ 原文作ASKNAN，据E本读作Ashkanavān(AŠKNWAN)。这个名字的其他形式是Shaknavān(伊本巴里希)和Shankavān(韩达刺)。讷萨怖(奥达斯译本，34页)的Askanābād似为Ashkanavān的一个讹误。

④ 据讷萨怖(奥达斯译，34页)，这次战斗发生在泄刺失城门前。

⑤ 事实上这个阿塔毕不在阿哲儿拜占，而在亦思法杭，他攻占亦思法杭和撒德占领刺夷及可疾云是在同一时间，即在波斯伊刺克的长官阿格刺迷失(Ighlamish)(见后，584页，及注④)死时；同时，他在得到撒德败北和被俘的消息时逃往哈马丹。见奥达斯译讷萨怖，25页和27页。又，关于斡思别的整个一生，见米诺尔斯基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乌兹别克》条。

⑥ 波斯的太阳月，十二月到一月。

⑦ 严寒。

⑧ 《古兰经》，第xlviii章，第4节。

让他们当心真主的愤怒：
美容因此变得丑陋难看。

而这是给他幸运面孔上的一巴掌(chashm-zakhm)，使他事业的脸颊上遭到的一处创伤，自此以后，灾难的声音相互呼应，失败和绝望的旅队接踵而至。

我不是爱汝者，这个我知道——
但命运在我眼前放下了面纱。

因为这次损兵折将沉重地打击了他的事业，而且回教的神迹已脱离了他的掌握——

命运已躲开了我的幸福的掌握；
因此我的手不能触及我心爱者的鬈发——

不得已他从那次战役中退兵，并在伊刺克停留了几天，仅为了休整他的队伍，扫荡该国土中的叛逆。

当他返回朝时，讹答刺的异密哈只儿汗派遣的一名使者到达他那里，报告鞑靼所遣的商人到来及有关的情况。算端没有对这件事稍加思索和考虑，或者在脑子里权衡一下其得失和利弊，马上下命令把那队求他保护的穆斯林处死，并把他们的货物当作辉煌战利品予以没收。

咬一口往往咬不到第二口，
为片刻之欢往往杜绝了永远的食用。
当一个人的生命暗淡失色时，
他干的全是于他无益的事。

执行他的命令，哈只儿汗要了四百五十名穆斯林的命，这样做就使和平安宁遭到破坏。而在事实上，倘若一个措施的后果不是在开始时考虑到，那么人们必然看到起初并不明显的意外灾难。

当心人们的仇怨，
因为它玷污了每席酒宴的清白。
哪怕你有坚强的支持和有力的援助，
也不要挑起战争，
因为智者不因相信他手中一种试过的解毒剂，
而服下致命的鸩毒。

原来，成吉思汗曾通过那些商人给算端送去以下内容的使信：“与吾人领土接壤的地区已无敌人，而且已按吾人的愿望完全被征服和削平；因此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的智慧需要这样做；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吾人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因此，商人们可以安全地和无约束地来往。”

不仅算端没有用明智之耳去倾听这些忠言，他甚至把使者处死。因此这些不足取的做法产生事端，引起恶感并且是仇报和猛袭的原因。

当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入成吉思汗耳里，怒火使他暴跳如雷，以致用毁灭和沉沦之水，他把算端帝国的寸寸土壤冲毁干净。乃蛮〔部长之〕子屈出律从他那里逃走，并在击败哈刺契丹汗后占领了后者的国土，他的军队是两方中间的惟一障碍，因此成吉思汗首先派军队攻打屈出律，此事已见前述。^①

算端离伊刺克赴河中时，他委算端鲁克那丁(Rukn-ad-Din)管理该国国土——在专门一章中将谈到他^②——并于抵达呼罗珊后前往你沙不儿。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而且漫不经心、一反常态，依他的愿望不务正业，涉足于欢乐之野，享受了几天荒淫生活的乐趣。

369

饮酒吧，因为素馨将看到许多天空；
愉快生活吧，因为丝柏将看到许多苏哈^③(Suha)；
享受你借来的这片刻光阴——
须知草原将看到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① 见前，上册，52~54页。

② 见后，第二十四章。

③ 大熊星座(Ursae Majoris)第80颗星。

他从那里赴不花刺，在该地他从……^①沙班月 8 日待到沙甫瓦勒月 10 日。
既然正当春天，世界美如新妇，他就如诗所说，忘记了冥冥苍天的歹意：

现在春已微笑，娇嫩而清新，
让我们享用音乐、红酒以及吾人情妇的秀发。

而在他残余的岁月中，他始终在妖姬的伴随下，不断痛饮美酒以满足他的愿望，求欢于各种乐趣和嗜好，并这样来回答酷命的责难：

这是蔷薇的季节。时间不长。干杯！
生命消逝时蔷薇算什么？干杯！
既然星空周转不休，在这荒废的旅舍中
无人久留，仅停驻瞬息光阴。干杯！

从那里，他抱着进攻屈出律的打算启程前往撒麻耳干，并征集所有屯驻在该地区的军队。在撒麻耳干也一样，因为骄逸，更由于心不在焉和运道已变，所以他暂时像金星一样铺开欢乐的地毡，沉醉于答儿干姆^②(Dargham)酒，把期望的营帐扎在狂欢的旷野。同时随着这种(?) navir)，和琵琶的高低音弦，这些话出自算端之口，进入智者之耳。

370

我的心田为血所覆盖，侍儿哟！
而疯狂已把我的心从宇宙携来，侍儿哟！
坦率地进酒，因为无人知道
什么东西将从那帷幕后出现，侍儿哟！

^① B 本、E 本和 G 本是一个空白。据穆·可·和巴尔托德(《突厥斯坦》，370 页)，可能是 615 年，即 1218 年 10 月 30 日到 12 月 30 日，它很难说是春天！

^② 撒麻耳干附近以产酒闻名的一个县。(穆·可·)

这时候，他得到脱黑脱罕^①在蒙古人前逃往康里人的故乡哈刺忽木^②的消息。他离开撒麻耳干，经不花刺赴毡的，为的是尾随他们。但听说成吉思汗的异密们和主力军正在追击他们，他采取返回撒麻耳干的预防措施，在那里他集中了尚留在该地的所有军队，然后率一支雄师劲旅向毡的进军，想一石两鸟，而不知道“贪多必失”^③。他跟在他们后面，在海里(Qaili)和海迷赤^④(Qaimich)两河间碰到一处战场，在那里他看见大堆尸体和鲜血。死尸中一个伤员被发现了，并受到询问。因探明了蒙古人是胜利者，就在当天离开了该地，算端没有停下来考虑，便动身上路，火速追赶他们。第二天，当黎明的前锋从东方天际的鞘中拔出他们的闪光宝刀，把夜军头上的黑汁除去时，算端赶上了他们，准备战

^① 关于这个名字，见前，上册，49页注①。这里不是指脱黑脱阿别乞，而是指他的一子——据巴尔托德，前引书，370页为忽勒脱罕；据马迦特《库蛮族源考》，134页和注①为忽都。

^② 见前，上册，70页，注⑥。

^③ 有关这第一次和蒙古人冲突的不同说法，见巴尔托德，前引书，369页。史料在其纪年上这里有特别的分歧，巴尔托德和马迦特对这个难题所作的结论不一致。“在我们有更准确的材料前，必须认为，最可能的是，算端在土尔盖(Turgai)省的战役始于1215—1216年冬，他和蒙古人的交战则在1216年夏。”巴尔托德在前引书371页中是这样说的。另外，马迦特(前引书，133页)得出结论说，与术赤之战大约是在1219年7月15日。

^④ QYLY 和 QYM^j。米诺尔斯基：《马卫集》，100页注③，主张把这些名字复原为 QNQLY 和 QBJX，即 Qangli 和 Qipchakh(Qipchaq)(康里和钦察)。然而志费尼书中所记录的形式可能是正确的。在《元史》中的速不台传(见马迦特，前引书，132页；海涅士：《成吉思汗最后之战及其死》，533—534页，以及本书下面306页注②)，提到一次蒙古人和算端摩河末在灰里河的非决定性战役，马迦特(前引书，133页)已把这条河考证为志费尼的 Qaili。至于 Qaimich(Qimich, Qaimach 等等)，马丁在他的文章《(1205—1227)蒙古与西夏之战》(217页)引用一条成吉思汗和契丹王子耶律留哥的寡妻见面的汉文材料，在见面的过程中，这个征服者追述耶律留哥的长子怎样在术赤被穆斯林军包围在一个叫作 Qaimach 的地方时把他救出来。这段话重载于马丁的专著《成吉思汗之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284页中，但这里战场的名字拼作 kimach。据马丁的前引文章的一个注释，这个材料来自《通鉴纲目》。其实，如柯立福教授在1955年9月15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这个故事的最早来源不是《通鉴纲目》，而是《元史》卷一四九的耶律留哥传。柯立福教授好意地把有关的一段译文提供给我。西征归来后，成吉思汗遇见留哥的寡妻姚里，在见面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赞扬留哥长子的英勇。“他说：‘薛阇今为蒙古人矣，其从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围太子〔即长子术赤〕于合迷城，薛阇引千军救出之，身中槊……’”可见马丁的 Qimaq 或 Kimach 实为合迷城，而如柯立福教授在他的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地方看来像是 Qamil，马可·波罗的 Camul，今新疆的 Qomul(哈密)。然而在戈壁边上跟算端摩河末的军队有过一次战斗，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看起来这个传的编写者或他的材料提供者用常见的 Qamil 一名来代替某个类似志费尼的 Qaimich 这样的陌生词汇，其结尾的 -ch 多半以 chēng“城”的 ch- 来表示。一个奇怪之处是，术赤被留哥之子所救，和算端摩河末被他的儿子扎兰丁所救，确实有其相似的地方。见上册，54页，及后305页。至于海里和海迷赤的考证，米诺尔斯基教授在一篇通讯中提出它们可能是伊尔吉兹(Irghiz)和土尔盖(Turghai)。

斗。蒙古军没有动手打仗，而是退却，说：“我们没有得到成吉思汗的许可跟你
们交锋。我们为另一目的而来，追捕一个从我们手里漏网的猎物。”

王啊，不要像一个〔鲁莽〕汉子那样干事，
不要这样使你自己陷进那灾难的深渊。
王啊，不要让我的心悲伤，
不要危害我的生命和你自己的生命。①

372

然而，倘若算端走出第一步，动手打仗，那么我们别无选择，不能逃跑，而必须固守我们的阵地。但倘若他住手，不徒劳地引灾难之火烧身，而是考虑一场只能以后悔告终的争吵所产生的恶果，用明智之耳听从这个忠告，并且不要去碰毒蛇的尾巴，或者用毒矛去刺伤安宁的灵魂，而是收下一份奉献给他的厚礼，不坚持干这种事，那将更符合他国家的利益，他也将不受到毁灭的耻辱和祸害的灾难。”但

每当噩运生气时，坚石变得像熔蜡——②

既然他的幸运之镜阴云密布，他的经验之目蒙眬不清，算端就不为这个忠言所动，更不被这些警告所阻挡——

你知道国王的坏脾气是一株
总是结果的柯罗辛树——③

于是他开始战争，以致刀剑的丁当、马匹的嘶叫、骑士和豪杰的呐喊，震聋了宇宙之耳，而且它的尘土遮蔽了太阳的面孔，露出了闪闪的群星。双方的右翼攻击对方的左翼，将它打退。这时，蒙古军全力进攻算端驻守的中路。他们退却，

① 发勒斯编：《沙赫纳美》，1680页，第3239～3240行。鲁思坦在向亦思梵的牙儿喊话。

② 同上书，502页，第1146行。

③ 同上书，509页，第1283行。tu dān ki“你知道”，发勒斯作 bidū guft“他对他说”。我宁用发勒斯的 hanzal“柯罗辛树”（D本也是这个词），不用本文的 jangi“好战的”或“一次战争”。

几乎被击溃，同时，哲端扎兰丁从他和几骑驻守的右翼赶来援助。他屹立不动，打退了这次进攻。战事继续到晚祷和夜幕降临之间；双方均拼命厮杀，没有人临阵逃跑，直到 373

夜神梳好了发辫，
异端的笔迹写在这世界上——

他们卷甲收兵，彼此相对扎营。

他们带着折断的枪矛返回，
我们带着弯曲的刀剑返回。^①

蒙古军这时燃火为疑兵，跨上他们的快马离开，把尘土投进老天的眼里。至于哲端，他在他已扎营的地方暂时停留，直至

当真正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
天空的百条树叶都开始吐芽，
同时这黑人，夜神，好像用魔术，
开始从他的嘴里吐出一道火焰——

他发现敌人的营盘空了，因此一仗未胜就急忙返回撒麻耳干；^②他心中充满踌躇和恐慌，他内在的不安影响到他的外表。因为当他想到那个民族的力量和强大，以及过去发生的事端，又当他察觉到他已用武力把这场灾难引到自己身上，这时他万分悲痛和遗憾，在他的谈吐中明显流露出悔恨。因为那支军队不过是

^① 《哈马沙》中一诗人阿不答沙里黑(‘Abd-ash-Shāriq)。(穆.可.)

^② 参看速不台传中的记载。有一个海涅士的德译文(见304页,注④)，而我在这里引的是柯立福教授好意提供给我的英译文。速不台和哲别追算端至灰里河，哲别在那里遭到一个失败，“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从人爇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从这个记载可清楚看出，燃火或火炬的目的是要恫吓敌人，而不是如志费尼所说为了掩盖蒙古人自己撤退的事实。成吉思汗本人对乃蛮人用过同一策略。见《元朝秘史》，第193节；格鲁赛：《蒙古帝国》，161～162页。

大海的一段支流、地上的一座市镇、头上的一根头发，而他已看到和领略到他们的绝对优势。当苦海开始怒啸、邪风齐发之时，安全之舟就不能抵达获救的海岸，毁灭的风暴会无所不在。又因为疑惧重重，正确的策略之门对他来说是关闭了；他的心被旋转苍穹的酷虐所刺伤；惊恐万状，坐卧不宁。“因为在胆怯和忧虑中成功化为泡影。”既然因为他无谓的野心，他已把骚乱之火惹到自己身上，并使灾害像热锅一样沸腾——

我的光明因为贪婪使我失去它的好处，
而我越贪，我损失就越大，
愿望之绳犹如太阳之绳^①，看来都一样，
但当接触它时它就折断——^②

那国家和宗教的名声，其秘密被揭穿，而严刑惩处的法律公开了，以致胆怯和虚弱的梦魔占了上风，国土这只孔雀成为灾难枭鸟的口中食，国王迦乌斯^③(Ka'us)则被禁制在灾祸的魔军手中。他使自身屈服于那无情的命运，承认无能和失败，向噩运投降，并实践以下的话：“吾人服从真主的意愿。”

倘若他们像贵人那样尽力，
那么他们会成功。
否则他们要服从他们在人生中
注定的地位。^④

占星家也说，吉星从首星和第十宫的角度降落，凶星在潜伺；直至向暗宫〔势力的〕转移已经过去，要慎重地不采取与敌人遭遇的行动。

这个情况增加了他处境的混乱，他决定返回，赶快到别的地方去。他把他

① habl-ash-shams，即“阳光”。

② 引自阿不亦沙黑·迦集颂扬突厥人的一首合西答。其首行及其他几行诗句引用在第Ⅰ卷 63 页、153 页和 154 页(上册, 65, 156, 157 页)(穆. 可.)

③ 迦乌斯(Ka'üs)，一位传说中的波斯王，被祃榦答而的 dīvs 即魔王所囚禁。

④ 引自阿布勒哈散·提哈密的一首著名合西答，其中的首行已引用在第Ⅰ卷 240 页中。(穆. 可.)

的大部分军旅留在河中和突厥斯坦，包括在撒麻耳干的十一万人，在那里他下令增固城池。打开了城濠的一角放水进来，算端在他离开的那天经过时，说：“倘若即将进攻，我们的军队中每个军士都投进他的鞭子，它会被填平。”这些话使军民垂头丧气。至于算端，他从那里经那黑沙不前进，他每到一处，就劝告百姓照顾他们自己的事情，找一些躲藏或避难处，因为对他们来说，抵抗蒙古军是不可能的。他又差人把他的家小从花刺子模送到祃楼答而。他坐卧不宁，狼狈不堪，日甚一日，而且他总跟他宫廷的大臣商议，这个苦痛怎样疗治，用何种方法来应付这个局势。

医师要治愈老天破坏的东西吗？^①

于是，当搅乱人心的情报一个接一个到来后，混乱越来越严重——

天上每天都产生新的灾难，
以致思维即使作出一番努力也不能猜想。
为了解决这个时代之谜，
人们需要比太阳还要明亮的智力——

所有的智囊和大人物都因此慌作一团，在时运的变化面前心神错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发表意见，提出行动的方法。

命运的举动超出了思想的掌握：
人不过是事变的玩物。

那些受过一辈子实践考验，经历过祸福，并对事情的处理深思熟虑的人，提出以下意见：“我们已失去了对河中局势的控制，再不可能守住该地区；但我们应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不失去伊刺克和呼罗珊的国土。必须重新召集驻扎在每座城市和在四方的军旅；必须发动总进攻；必须把乌浒水变成一条濠堑，更不要让他

^① 穆巴拉德(Mubarrad)的《卡迷尔》(Kāmil)。莱比锡编本，176页。(穆.可.)